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四

馬燧

子暢

燧兄炫

渾瑊

子鎬

鐵

馬燧字洵美汝州邠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倣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

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沈勇多
智畧該涉羣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
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
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珩拔其根柢祿
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
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
循語陰伏壯士以弓絃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

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秦趙城尉是時回紇大軍還國
恃復東都之功倔强恣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餼小不
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
請主郵驛比回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回紇乃
授燧旗幟為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左右廝
役小違令輒殺之回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
抱玉益竒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回紇言燧得其情

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西山以為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回紇北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餽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

懷恩從順署奏左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
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為節度
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總其戶籍歲
一稅之州人以為便大歷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
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
燧輒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穠穀
人頗賴之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

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厯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邀節制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

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勸其還兵請為
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
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耀選銳兵八千號為餓
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軍
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永平軍將杜如江畧
曹州又敗李正巳遊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
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與戰

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大歷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為節度使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

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効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軍

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
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嶠口兵未過險
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
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
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
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
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
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

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
此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
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
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
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
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
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洺田
悅悉軍復戰燧自將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

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
器甲稱是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
先戰燧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
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
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冀
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三千
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恒
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

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芑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將王
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
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鑱鑱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
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
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抱真
與李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
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為首尾計
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

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

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除草
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
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
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
勝諸軍還鬪合擊又大破之迫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
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卿安墨啜
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淄青軍殆安死者相
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將李

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既入殺
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兄昂以洺州
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淄青
兵還鎮璘瑤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
其領口河流絕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
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
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
忠已為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為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

為一鎮以康日知為觀察使甚為怨望且素輕孝忠恥
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
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
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於城下
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
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
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

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月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

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毆敷患難
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
燧若乘田悅洹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
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於擊
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
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
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
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

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瀦以為池寇
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樹柳以
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
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
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侍中渾瑊鎮國軍
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
諭之懷光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衙將毛朝敬守隰州鄭
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偽

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
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為
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
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
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
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
騎三萬次於絳分兵收夏縣畧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
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偽刺

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統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上為左

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於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國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

以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
力背君上為族滅之計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
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
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
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
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
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繇是服燧私
謂叅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

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予不逮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
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罔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
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
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
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為懷光脅虜者皆捨之燧自
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
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
是行也德宗賜燧宸宸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

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啟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來裔良所慙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宸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

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芸芸目不備覩
耳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
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
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
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
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材咸遂知而必
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
為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

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

為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

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為戒納隍

為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

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竒技淫巧放珍禽

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

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三思

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

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
蔽聰黈纒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為美覆之如天愛之如
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寇戎薦興
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
誠斯言寘于坐隅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
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為衡為鈞如耳目應心如股
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
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

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
仄陋明敷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湯載
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
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剗滅羣
凶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啟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
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眾材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
家之光是知道之興廢繫於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
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

衮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
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
讐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旅繁起
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慄翊我戴我實惟勲賢內
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壓境巨艦
濟川同德同心持危扶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
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
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燧至太原乃

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德宗以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頻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燧與論頰熱俱入朝燧盛言蕃

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既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
蕃是歲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于
平涼為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
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
如故仍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
名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
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
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勅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初

堯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
慟上獻欵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之送及
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貞
元十一年八月堯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
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日詔京兆尹韓臯
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為弔祭贈貲使冊贈太尉謚曰莊
武子彙暢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
年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

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為盜殿中丞李雲端
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
會言時勢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
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
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勅炫就第杖
暢三十上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貨貨甲天下燧既卒暢
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申志廉諷暢令獻
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為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

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去晚年財產並盡身歿
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
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子繼祖以祖蔭四歲為
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炫字弱翁燧
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
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
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
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

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為閬州刺史入為大理少卿

建中初為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太子
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為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
郎以疾辭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
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
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偽款而保
其必盟平涼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

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渾瑊臯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為臯蘭州刺史曾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為臯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年四十九瑊本名日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

烏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
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畧特羅斯山大破阿思布
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構逆
瑊與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
稱驍勇與瑊格鬪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既而肅宗
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
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
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

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
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瑊
率所部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
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
史中丞軍還防秋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戰
於漠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
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
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

瑊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寇邊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却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瑊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瑊為石領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振

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內別置
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
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
管內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領
子儀舊管徵城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建中四
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為城書與希烈交通城奏其狀上
特保證之仍賜城馬一匹并鞍轡綿綵二百匹時以普
王為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開府幕以城檢

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城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為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諜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纜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於城東王師不利賊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

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

法堅為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為梯櫓是月賊自丁未至

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隨機應敵僅能自固

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

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杞

白志貞以漠谷路為便城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不

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營

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

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出兵應接若取乾陵
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柏城以夜繼晝驚
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
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於鷄子
堆下營固守善地賊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
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而贊之上從杞議希
全等進至漠谷果為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
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為賊挫銳

而退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圍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招拾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闔官宴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為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濶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

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
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
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上召瑊勉
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
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
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
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別更不用對來縱有急
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俯伏嗚咽上亦悲慟

不自勝撫城背而遣之前一日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揣

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

次二日即令熱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

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

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城

但感激誠厲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

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

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

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沫格
鬪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城二子官
餘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
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入
奏韶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
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繩引而登
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
城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

年正月以瑛為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瑛分布諸軍以為翼衛纔入谷口而懷光追騎遽至瑛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瑛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

師於武功城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

斬首萬餘級城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

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

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城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

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

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

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

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可孤五百戶七月德宗

還宮以城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
河中同陝號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
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
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
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
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
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畢
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至鳳翔為李晟邀擊之又襲

破其推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

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
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
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
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
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
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
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
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為判官瑊統兵二萬又

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壇所為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劔珮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

傷會城將辛榮以數百人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乃止
城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城判官鄭
奔為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清朝漢衡
判官鄭叔矩城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
神策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奔等六十餘人
皆陷於賊尚結贊至原州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
因怒城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
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劫是盟志在擒城吾已

為金枷待瑊將獻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
俱文珍馬寧馬奔歸朝七月瑊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
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瑊鎮奉天十月還
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
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
薨於鎮廢朝五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謚曰忠
武賻絹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碩及喪車將至又為廢朝
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

百匹。瑊忠勤謹慎，功高不伐。在蕃方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帝前。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故深為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子鍊、鎬、鐵、瑊。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二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為

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威望然不能觀釁養銳以期
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師壓賊
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
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鎬怒進攻賊壘交
鋒而敗師徒殆喪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
除陳楚代之楚聞亂馳入定州鎬為亂兵所劫以至裸
露楚既整戢於亂兵處率歛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
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

餘萬貫匹再貶循州刺史歲餘卒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為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司戶憲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為袁王傅復賜金紫遷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鐵勲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常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三年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咸寧之忠蓋各奮節義為時
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
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
發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為安則李
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勲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匡君再隆基
構克殄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謹案卷一百三十三第三十三頁前二行不悉包
羞刊本包訛苞據周易改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渾鎬節制易定刊本鎬訛縞
據本書渾鎬傳改

卷一百三十四第四頁前五行是時河陽兵寇諸
軍刊本寇訛寇據新書改

第七頁前二行以兵守長橋案新書作漳之長橋
此疑脫漳之二字

第七頁前七行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為首尾刊本
脫冀字檢新書傳亦脫據本卷上文增

第九頁後二行兼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
使案貝下脫一州名檢新書傳不載無可考

第二十頁後五行軍還防秋於邠刊本防訛盛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東列傳第八十五

盧杞 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鏞 弟鏞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

中丞洛城為安祿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
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為掌書記
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
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為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
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
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
食人以為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辯出
為虢州刺史建中初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

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紕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妒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

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
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
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
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
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
玉既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
因奏曰恐朱泚疑為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為
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鎰

杞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
鎰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
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
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為驩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鎮
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
西蕃天下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度
支杜佑甚承恩顧為杞媒孽貶饒州刺史初上即位擢
崔祐甫為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

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

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
右襄鄧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
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
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
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
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
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

貫者留萬貫為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
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
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
行榜筆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
賊盜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
儻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
窖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
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儻質與借商纔

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
須供饋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
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
告者賞錢五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
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為
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
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

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祀之由故天下無賢不肖視祀如讐德宗在奉天為朱泚攻圍李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累歎憤以為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

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也今懷光勲業崇宗重聖
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白
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
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
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
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屯便橋克期齊進懷光
大怒遂謀異志德宗方悟為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

杞乃貶為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遇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欬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鑿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

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為政極恣兇惡三

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諫官趙需裴佖

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

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

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

聞自杞為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寮惴惴常

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

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為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

內外歡忻今復用為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
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
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
奏不荅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
國職祀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
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滌肝上聞冒死不忍冀迴
宸睽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
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弃奸臣幸免

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今
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翌日
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
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
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
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
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
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

乃知堯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
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
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
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為吏部
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為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為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
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
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

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叅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為司農少卿遷大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為腹心遂用為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壻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

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
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
練等使并嘗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
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
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
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
其闕其人皆在市鄽及涇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
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

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
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
量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
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
凡旬日方下其詔貞元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為汜水縣

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
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為防禦判官黜陟使
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為相擢為膳部員外郎集
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
延齡知東都度支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
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
為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
時李泌為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叅恃恩寵惡泌而佑延

齡叔則坐貶為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叅尋作相
用為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
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鈎距召
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
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
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贖等庫及季
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
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

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為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京西有汙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牧放臣近尋訪知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

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
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為百姓妄請
積年和市物價特勅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
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若何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
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
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
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
以實帑藏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

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况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回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况陛下御膳宮厨皆極簡

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

今此木生闕輔益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
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
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
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銜
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
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
既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
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

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

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脇就功以勒索為名而不酬

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

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

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

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

于上斂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

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

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
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
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
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
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
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
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
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

其時特宣進旨並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
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
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
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
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慙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
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
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
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

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
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
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
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
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
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
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
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

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
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
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
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
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
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為
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羣兇師旅繁
興徵求寔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

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
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
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
資兌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
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
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
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
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

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
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
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
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雪踰四旬而衆無携
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
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
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
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
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
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乎旋屬彘賊內興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
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
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

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
倉篋積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
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
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
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
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
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
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

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
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
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懲
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險邪復行
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
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
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
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樞之嬖行而周厲

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聖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

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
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為
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
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既極崇
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
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
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
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扈一紀于茲

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厯播遷之
危覩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
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益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
自默也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
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
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所不敢避
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

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
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為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左遷
十一年春暮上數敗于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
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
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羣
情後數日上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廐馬
芻草上思延齡言即時迴駕下詔斥逐贄充滂銛等朝
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

陽城等伏閣切諫事遂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為之詞云前後隱沒官錢五十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之辭具於款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寃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嘗為陸贄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錢穀

又無交涉延齡既銳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每奏對
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
人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
欲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
慢罵毀詆朝臣班行為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
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
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已冊贈太子少保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魏西陽太守後周封鄆

城公渠年少慧悟涉覽經史初為道士復為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秘書郎累轉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叅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游說捷口水注上謂其講釋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秘書郎奏詩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歲

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晝漏率下二
三刻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語款狎往往
外聞渠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衆雅
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
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
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
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奸欺多端
甚傷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

趨嚮者門庭填委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下鄭隨自山
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
渠牟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銜進不復藏
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利蹄甘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
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
贈刑部尚書仍諡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暉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
至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垣辟為幕府累轉工部郎中

為長安縣令職事修理厯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
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
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設
軍人皆悅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
而走除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
渭橋齊運擾攘之中徵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
應晟收復之際頗有力焉貞元中蝗旱方熾齊運無政
術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廐宮苑使

改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
監使如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
其計慮以決羣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
而已薦李錡為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為
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
之齊運被疾歲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
宅咨決末以妾衛氏為正室身為禮部尚書冕服以行
其禮人士嗤誚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

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辟為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為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為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為京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

目二十年春夏旱闕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
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
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
作語為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
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碩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
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
當時言者曰瞽誦箴諫取其詆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

也設謗木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
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
實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
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謝之日庭詔之陵轍公卿百
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
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
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警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
科目與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

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年有詔蠲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剝割掊斂聚錢三十萬貫胥吏或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

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畧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

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為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禽裴蒞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

用事乃用執誼為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
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
國政故令執誼為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既為叔
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
文曰不敢負約為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
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
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
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

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

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皋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鎮

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闕庶政深居施簾帷閣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惟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于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准韓晔唱和曰管曰葛

曰伊曰周凡其黨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賦時每
言錢穀為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
初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
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
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
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
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為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
翰林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庭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

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為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于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畫出路馳無能必矣叔文在省署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無幾叔文母死

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
言俱文珍劉光奇等中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
比來盡心戮力為國家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
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
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曰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
而韋執誼懦而不遂叔文生平不識劉闢乃以韋臯意
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
已令掃木場將斬之韋執誼苦執不可母念失此兩賊

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興利除害以為己功俱
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
既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立廣陵王
為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
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賤
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杭州人始為翰林侍書待
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

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任闖茸不如叔文唯招賄
賂無大志貌寢陋吳語素為太子之所褻狎而叔文頗
任氣自許粗知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
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任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
容等然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王叔文主決斷韋執
誼為文誥劉禹錫陳諫韓皋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
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任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
填湊而任門尤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絕室中為無門大

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藏金寶其妻或寢卧於上與
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呂溫叔
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
敗方歸陸質為皇太子侍讀尋卒任叔文既逐詔貶其
黨韓昇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
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异郴
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昇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
依附韋執誼累遷尚書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刺史

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叔
文敗已出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轉
通州卒凌準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
入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坐叔
文貶連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貞元中
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為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
行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為任叔文之所重
坐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

錫自有傳

程昇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及第
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精於
吏職剖判無滯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為賓佐貞元
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子院
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逕放利者皆附之昇亦被引用
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馬元和初鹽鐵使李
巽薦昇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擢為侍御史復為揚子

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异自悔前
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鑿革入為太府少卿
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
用兵國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
羨入貢至則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由是
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异起錢穀吏一
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為不可异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

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
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异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
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异性廉約歿官第
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鏞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
鏞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
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游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
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奸吏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

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討
淮西切於饋運鑄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
御史大夫十三年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
事領使如故鑄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
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
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
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日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
遂愚衷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

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况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鴛鈍夙夜戰兢常以為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

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獻哲文明唯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鏞自掌財賦唯事割剝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

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勸誡或為奏論庶事之中
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
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喻直
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
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
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
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為更有前時之事則無
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

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
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
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
但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鏞天下
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
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
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
使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

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足惜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

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
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
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罇探知上
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
以為朋黨竟不省覽罇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
減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勅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
其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罇
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

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
鑄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
買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為然由
是鑄益無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鑄心嫉之與宰
相李逢吉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為
搢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鑄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
曰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
黜羣為湖南觀察使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叶為奸謀

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恩
寵莫二鑄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穆宗在東宮備聞
鑄之奸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皇甫鑄器本凡近性
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乖公望
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為徇公既鼓衆怒以矯迹
為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
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
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

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奸人罪在難捨合加竄殛以正刑
章俾黜遐荒尚存寬典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
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
通暨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豐俱是奸邪邦國固有
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
泌本曰楊仁力少習鑿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
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鏞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
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

致願為天台長吏因以求之起徒步為台州刺史仍賜
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
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
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潏以極言被黜泌
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
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
送於京師縛與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可致靈藥乃待
詔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

罪見戮遂為弑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載久得藥力
又有田佐元者鳳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為金
白衣授虢縣令初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
此虛矯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
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
灸灼之瘢痕泱身而已縛卒於貶所縛弟鏞端士也亦
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為殿中侍御史
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鏞為

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太甚每弟兄讌語即極言之鏞頗不悅乃求為分司除右庶子及鏞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為國子祭酒以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而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

不泣下霑衿其守正効忠為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
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為人主也忠良不用讒
慝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
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幹運六合
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
材睿斷翦削厲階洎逐羣度而相异縛蓋季年之妖惑
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縛害善為國蠹蟲裴陸獻

替嫉惡如風天聽匪謀五道斯窮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盧杞傳貶郢為驩州刺史○新書作費州舊書本紀亦
作費州

驗其私簿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没入二
千○臣酉按自其有私簿投狀其八字當是衍文

裴延齡傳請于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贖等庫及
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臣酉按新書以天下宿負
八百萬緡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贖庫樣物三十

萬縉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舊書欠負
耗贖季庫俱與新書合獨無月庫給字當是庫字之
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謹案第五頁前一行投狀自言其有隱錢百沒入
二千刊本自下脫言字衍其有私簿投狀六字
考新書及通鑑改刪

第十四頁後五行為羨餘之費刊本費訛廢據陸
宣公集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凡其黨憫然自得刊本憫訛
個據新書王叔文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錄監生臣何瑞